

退庵隨筆

正一
冊五

退菴隨筆卷十五

福州梁章鉅蔭林編

讀經二

儀禮出殘闕之餘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禮第一婚禮第二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一曰戴聖本亦以冠禮第一婚禮第二相見第三其下則鄉飲第四鄉射第五燕禮第六

大射第七士虞第八喪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
司徹第十二士喪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
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一曰劉向別錄本卽鄭氏所注賈公
彥謂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
雜亂故鄭不從之也

敖繼公儀禮集說序云周公此書乃爲侯國作王朝之禮
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七篇冠婚相見鄉飲鄉射
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
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

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皆主諸侯與其大夫而言閻百詩云此書決爲侯國之書但恐其本數不止於此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禮而婚禮喪禮無聞焉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之于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焉知此外之亡逸者

多而是經之篇數本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

三禮之學至宋而微至明殆絕儀禮文古義奧傳習尤少
注釋者亦代不數人鄭氏以前絕無注本其後有王肅注
見於隋志唐初已佚爲之義疏者有沈重見於北史又有
無名氏二家見於隋志亦皆不傳故賈公彥僅據齊黃慶
隋李孟愬二家之疏定爲今本朱子語錄謂儀禮人所罕
讀難得善本鄭賈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
甚疎略近世永嘉張澐忠甫校定印本號爲精密較他本
爲勝亦不能無舛謬云云朱氏經義考以爲已佚今惟

四庫館所輯永樂大典本三卷僅存大旨株守釋文往往以俗字轉改六書正體殆卽朱子所譏舛謬者然古經漢注之譌文脫句藉以考識舊槩諸本之不傳於今者亦藉以得見崖畧其有功於儀禮非淺小矣

昔顧亭林以唐石經校明監本惟儀禮譌脫尤甚經文且然况注疏乎賈疏冗蔓鬱轆不及孔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得其意脫文誤句往往有之宋代注疏各爲一書疏自咸平校勘以後更無別本誤謬相沿今已無從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爲刪潤在朱

子自成一家之書則可而明人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矣今惟阮芸臺先生校勘本稍存唐宋舊觀也

李如圭儀禮集解朱氏經義考亦以爲未見今從永樂大典排纂成書者尙得其十之九宋自熙寧中廢罷儀禮學者鮮治是經如圭乃全錄鄭注而旁徵博引以爲之釋多能發賈疏所未備又以讀儀禮者必先明古人宮室之制別爲儀禮釋宮一卷條分臚序參考證明尤足爲治儀禮者之圭臬惟朱子大全集中亦載其文大畧相同考宋中

興藝文志

文獻通考所引

稱朱子嘗與李如圭校定禮書疑朱子

嘗錄如圭是篇而集朱子之文者遂誤取以入集觀儀禮經傳通解於鄉飲酒薦出自左房聘禮負右房皆但存賈疏與是篇所言不同是亦不出朱子之一證矣

儀禮不特經難讀卽注疏亦難讀鄭注簡約又多古語賈

疏繁賡而傷於蕪蔓端緒亦不易尋朱子語錄且苦其不

甚分明何況餘子蓋周禮猶可談王談霸禮記猶可言敬

言誠儀禮則全爲度數節文非空辭所可敷演故講學者

避而不道淺學者又欲言而不能今欲爬梳剔抉使條理

秩然不復以辭義膠轕爲病方於後學有功則宋魏了翁
之儀禮要義元敖繼公之儀禮集說我朝張爾岐之儀
禮鄭注句讀吳廷華之儀禮章句皆可稱善本

劉次白

鴻朝

曰周官之爲人口實者論者謂新室之所增

益也若儀禮乃周公之遺孔子所嘆爲郁郁者在聖人當
時未嘗不起以義而在後世亦未必盡順乎情善哉郝敬
之言曰儀禮不宜於今日者如士冠禮不論有爵無爵
輒用命服今可乎士婚禮女子旣許嫁笄矣出教於宗室
三月今可乎士相見賓五請始得主人一出又不升堂止

於大門外一拜今可乎臣侍食於君不待君命先飯徧嘗
飲食今可乎古人無紙筆故書必刀文必篆冊必竹簡木
板古人無棹椅席地而坐故食必用俎用豆用鼎祭祀之
孫爲祖尸父拜其子也喪紀之父在母喪與妻同服也庶
子後父爲其母總也此皆禮之難用者也夫堯舜禹湯文
武之盛固非後世所及然卽聖人復生古禮之宜於今者
聖人復之其爲衆之所不安者聖人亦必不盡復也今禮
之爲有道君子所病者聖人去之其乖於人情而或大害
於義者聖人去之其適於人情而無大害於義者聖人亦

必不去也

歷代喪服之書大抵以儀禮爲根柢而以徐健菴尙書之讀禮通考爲完備其大端有八一曰喪期二曰喪服三曰喪儀節四曰葬考五曰喪具六曰變禮七曰喪制八曰廟制於歷代喪期異同則有表喪服暨儀節喪具則有圖縷晰條分至爲詳備蓋歷十餘年三易稿而後成也

朱子乞修三禮劄子云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得

以誦習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棄經
任傳遺本宗未其失已甚又作謝監獄文集序云謝綽中
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間聞讀書聲入而視之
儀禮也以時方專治王氏學而獨能爾異之然則爲儀禮
者在宋已成空谷之足音矣

以上
儀禮

禮記疏引鄭氏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
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則今四十九篇
實戴聖之原書而隋書經籍志乃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爲
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

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此說不知所本證以後漢書橋元傳所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卽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則隋志所言誤也

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注故元儒說禮率有根據自明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始廢鄭注改用陳澔集說禮學遂荒爲之疏義者唐初僅存皇侃熊安生二家孔冲遠修正義卽以二家爲本其書務伸鄭注亦未免有附會之處然采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研莫盡卽衛湜

人

之集說自言日編月削閱三十餘載而後成書尙不能窺其涯涘陳澧之流益自郇無譏矣

衛湜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採摭最爲賅博去取復能精審自鄭注以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於禮記者不在此數今自鄭注孔疏外原書無一存者朱氏經義考蒐輯繁富而不知其書與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賴此書以傳亦可云禮家之淵海矣其後序自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可想見其用心之概近吾友林鈍村一桂手纂周禮長編百冊陳恭甫

以爲衛書之比恐未易言也

陳澹之雲莊禮記集說胡廣修五經大全始專用之蓋說禮記者漢唐莫善於鄭孔而注疏奧博不似澹注之淺明宋代莫善於衛湜而卷帙繁重亦不似澹注之簡便又澹之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幹幹爲朱子之壻遂藉考亭之餘蔭其書得獨列學官其實澹書在當時卽不爲儒者所稱朱竹垞至以苑園冊子譏之李文貞亦以前忘後後忘前短之特其疏解簡明門徑顯淺於初學不爲無益是以我朝定制亦姑仍舊貫以便童蒙而

欽定禮記義疏乃退澹說於諸家之中與易詩書三經異例承學之徒亦可以知所取舍矣

禮記一書爲大小戴所遞刪本與易詩書春秋經聖人手定者有異故劉向別錄有以內則屬子法文王世子屬世子法曲禮少儀王制禮器玉藻深衣屬制度之說今孔疏篇目猶備載之其後孫炎亦有改易唐魏徵又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書皆不行惟元吳澄禮記纂言分爲三十六篇其次第亦以類相從至今尙存近又有任鈞臺啟運禮記章句十卷定爲四十二篇則以大學中庸冠首明倫敬

身立政次之五禮又次之樂又次之通論又次之又有五
心敬之禮記彙編八卷分爲三編上編載孔子論禮之言
次以大學中庸及曾子諸子之遺言中編括記中禮之大
體下編列記中瑣節末事與吳澄之書又有不同而其爲
移掇經文則一數書中惟任氏章句鎔鑄剪裁能一一蒼
其精要足爲後學之津梁餘則粗知其大概可也

大戴禮記宋時列爲十四經見史繩祖學齋估畢然其書
古不立博士今不列學官故肄業之者鮮其實二戴同源
皆先聖人微言舊制不可不讀如夏小正爲夏時書所言

天象與堯典合公冠諸侯遷廟釁廟朝事等篇足補儀禮之遺盛德明堂之制爲考工記所未備孔子三朝記可與論語相輔而行曾子十篇儒言純粹在孟子之上投壺儀節較小戴爲詳哀公問字句亦較小戴爲確惟自漢至今祇有北周盧僕射一注未能精備遂至章句混淆文字多舛今坊本實不便讀者應以四庫所校爲讀本而以孔

異軒

廣森

所輯補注參互考訂之

以上禮記

李文貞嘗言春秋最是難讀全無一點文采不過幾個字換來換去用得的確微而顯顯而微便使萬世之大經大

法粲然具備而爲人生不可須臾離之書說春秋者但當就此意闡發若必說到夫子竟操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是非褒貶怎生峻厲則全是隔膜語夫子不過就現成魯史爲之筆削該稱君該稱臣還他个本分不肯一毫苟且假借則魯論必也正名一言蔽之矣

紀文達師云說經家之有門戶自春秋三傳始其間諸儒之論中唐以前則左氏勝啖助趙匡以逮北宋則公羊穀梁勝孫復劉敞之流名爲棄傳從經所棄者特左氏事蹟公穀日月例耳其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實陰本公穀之法

夫刪除事蹟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爲藏鈎射覆矣聖人禁人爲非亦予人爲善經典所述不乏褒詞而操筆臨文乃無人不加誅絕是春秋爲吉網羅鉗矣至於用夏時則改正朔削尊號則貶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亂也沿波不返歧派愈多要之左氏親見國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據事而言卽其識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穀梁則前後經師遞相附益推尋於字句之間故徇其意見所偏每多憑心而斷然則徵實迹者其失小騁虛論者其失大後來諸家之是非均持此斷之可矣

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賈逵服虔之說亦僅偶見

他書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爲最古杜注多強經以就傳

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劉炫作規過以攻杜孔疏皆以爲非是皆篤信專門

之過然有注疏而後左氏之義明二百四十年善惡之跡

一一有徵後儒妄作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

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以後更藉左

氏以杜臆說傳與注疏均謂大有功於春秋可矣

左氏身爲國史旁羅百二十國寶書殫見洽聞實同倚相

之能讀墳典邱索故蔡墨說乾姤同人子服惠伯說黃裳

元吉可以證易史克言十六相四凶魏絳言有窮后羿伍
員言少康可以補尙書楚莊言武有七德成鱗言文有九
德可以說詩北宮文子太叔之辨禮季札之觀樂可以考
禮訂樂則不但有功春秋直謂之有功六經可矣

朱子語錄深駁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張文憲洽作春

秋集注遂以春爲建子之月與左傳王周正月義合足破
支離軼轍之陋明初此書與胡傳並立學官迨胡廣等剽
襲汪克寬纂疏爲大全專主胡傳而洽書遂不行其實不
可廢也昔朱子自謂此生不敢問春秋開頭一句春王正

月便不明白。近李文貞亦言春秋明白得春王正月便都
明白了。梁曜北云左氏開卷便明著之曰元年春王周正
月有何不可據朱竹垞詩魯史王正月羣疑積至今邱明
一周字直可抵千金豈先儒皆未見及此耶

杜元凱春秋釋例本書久佚今四庫館從永樂大典錄

出尙有十五卷其大旨以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
歸總於凡左傳稱凡者五十皆史書之舊章經孔子之筆
削遂成精義杜氏因比事以求屬詞之旨更以己意申之
與公穀之例迥異其世族譜土地名長歷尤爲精核論者

謂春秋以左傳爲根本。左傳以杜注爲門徑。杜注又以是書爲羽翼。信不虛也。

自唐陸淳述其師啖助其友趙匡之說。作春秋集傳纂例。及春秋微旨。春秋集傳辨疑。培擊三傳者。自此發源。然大旨陰主公穀。故稱左氏序事。雖多釋經。殊寡猶不如公穀之於經爲密。其論皆未免一偏。歐陽公及晁公武諸人。皆不滿之。惟程子則稱其絕出諸家。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蓋宋人舍傳求經之派。實唐三家導之矣。

公羊之學。據注疏。引戴宏序。爲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

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乃與胡毋
子都著於竹帛則今之公羊傳爲壽所撰舊本題爲公羊
高者誤也其初與經別行故何氏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
今本以傳附經蓋徐彥作疏時所合壽距子夏凡六傳皆
口相授受經師附益失聖人之意者有之而大義相傳終
有所授何氏遂於陰陽五行之學多以讖緯釋傳惟黜周
王魯傳無明文晉王接以爲乖核大體不爲過矣
公羊自宋以後益少專門之學近孔異軒以爲孔氏馳騁
於文辨穀梁圈囿於詞例於聖人制作之精意未有言焉

知春秋者其惟公羊乎於是殫精研思作爲公羊通義自序謂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牽增其隱漏皆非虛言誠千百年來之絕業也

穀梁傳爲穀梁俶

赤一名

所述俶親受經於子夏據鄭氏起

廢疾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爲六國時人又云傳有先後則穀梁實先於公羊惟據公羊疏則傳亦是傳其學者所作非出俶手且非僅出一人之手如隱五年桓六年並引尸子說者謂卽尸佼則時世在後何得預爲徵引至其傳義之精公羊或弗能及范氏集解矜慎亦勝於何氏之解

詁楊士勛疏與徐彥相埒雖不及孔穎達書之該洽然自唐以後言左傳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憑藉之資復鮮佐助之力詳畧殊觀固其宜矣

宋孫明復

復

春秋尊王發微其說亦陰主公穀而加以深

刻上祖陸淳下開胡安國有貶無褒之說二百四十年中幾無一善類矣蓋以申韓之學說春秋者自是人始同時劉原父做所著春秋權衡多評論三傳之得失蓋原父深於禮學故進退諸說往往依經立義不盡從傳亦不盡廢傳較孫明復之意爲斷制者實遠勝之

胡氏傳初出時張南軒栻已有異議朱子編南軒集存而不刪蓋亦以張說爲然元延祐中復科舉法始懸爲功令而有明一代因之故元吳草廬作俞臯春秋集傳序稱兼列胡氏以從時尚明馮夢龍作春秋大全凡例稱諸儒議論儘有勝胡傳者然業以胡傳爲宗自難並收以亂耳目豈非限於科律明知其誤而從之者歟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紀文達師奏言向來試春秋者用胡安國傳而胡傳中多有經無傳可以出題之處不過數十節如本年鄉試竟有一題而五省同出者且安國作是

書以諷高宗而斥秦檜與孔子之意不相比附恭讀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中駁胡傳者數百條

御製文亦屢闢其說而科場所用以重複相同之題習偏
謬失當之論殊覺無謂請嗣後春秋題俱以左傳本事爲
主參用公羊穀梁之說庶足以勸經學而裨文風得

旨允行經學昌明之會復得大儒如吾師者主持其間當
爲春秋幸並爲天下萬世讀春秋者幸也

余曾問一塾師塾中所授春秋爲何本應曰杜林問以何
爲杜林則曰殆謂杜注所薈萃耳憶余曾聞一人自誇其

幼學曰我曾讀過左繡杜林與左繡正可爲對按朱竹垞
經義考載宋林堯叟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崇禎中杭州
書坊取其書合杜注行之又左傳杜林合注五十卷天啟
中杭州王道焜趙如源同編卽今村塾通行之本惟又削
去道焜如源之名凡例中竟題爲林堯叟所述而中引永
樂春秋大全殆可噴飯杜注精密林實非其匹特因林之
明顯以求杜之深奧於初學亦不爲無裨至近人所最稱
者爲顧復初棟高之春秋大事表條理詳明考證典核其
辨論諸篇多發前人所未發尤足爲科舉文字所取資故

其書盛行于世。惟事事立表。未免繁碎。至參以七言歌括。亦乖著書之體。且宋程公說之春秋分紀其體例。往往與此書互相出入。復初亦未免爲屋下之屋矣。

春秋繁露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崇文總目頗疑其僞。程大昌攻之尤力。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今坊本尤訛脫不可枚舉。幸四庫以永樂大典所載詳爲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刪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字。勒爲十七卷。漸復舊觀。蓋雖習見之書。

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

以上春秋三傳

孝經其來已古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呂氏春秋

審微篇引孝經諸侯章

此所引乃今文七國人所見如是後來更有古文乎

則其

爲三代之書無疑惟授受無緒故後儒多疑其僞自孔鄭

兩本互相勝負古文今文門戶遂分唐開元御注用今文

遵制者固應從鄭朱子刊誤用古文講學者又轉而從孔

其實所爭者不過字句之間惟宋黃氏

震

日鈔有云孝經

一爾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

曾子侍古文則云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

有至德要道古文則曰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曰夫孝德之本教
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於大義固無不同至
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
之可以化民通爲一章古文則分爲二章今文聖治章第
九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爲一章古文則分
爲二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古人又分爲一章章句之
分合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閨門之內具
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

今文全無之古文自爲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共增爲二十
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此非今文與古文各爲一書也其
言至爲明晰六百年來彼此相持要皆逐末遺本雖朱子
亦不免賢者之過矣

日本國有古文孝經孔氏傳山井鼎編入七經孟子攷文
中知不足齋曾刻之其傳文證以論衡經典釋文唐會要
所引亦頗相符然淺陋冗漫不類漢儒釋經之體並不類
唐宋以前人語彼國山井鼎已疑其僞今四庫錄冠孝
經部之首不過以海外秘文人所樂觀使不實見其書轉

爲好古者之所惜故特錄而存之使人知所謂古文孝經
孔傳者不過如此而真僞自分矣

以上孝經

自明史藝文志始立四書一門前史無是例也論語孟子
舊各爲書大學中庸則禮記中之二篇其合編爲四書自
宋淳熙始其懸之功令自元延祐復科舉始古來亦無是
名也然論語孟子漢時皆立博士中庸說見漢書藝文志
中庸傳中庸講疏見隋書經籍志惟大學自唐以前無別
行之本而書錄解題載司馬溫公有大學中庸廣義各一
卷則表章之功不自洛閩諸儒始特論說之詳肇自二程

四書之名著自朱子耳

朱子四書原本首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書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頁無多併爲一冊遂移中庸於論語之前明代科舉命題又以作者先後移中庸於孟子前然非宏旨所關此不必定復其舊者也大學古本爲一篇朱子則分別經傳顛倒其舊次補綴其闕文中庸亦不從鄭注分節故均謂之章句論語孟子融會諸家之說故謂之集注猶何晏注論語袁八家之說稱集解也大學章句諸儒頗有異議然所謂誠其意者以下並用舊文所特創者不過

補傳一章要非增於八條目之外於理無害此亦不必紛
紛攻辨者也中庸不從鄭注而實較鄭注爲精况鄭注之
善者如戒慎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嘗不採用其意雖有其
位一節又未嘗不全襲其文觀其去取具有鑒裁此尤不
必執古義以相爭者也論孟亦頗取古注如論語瑚璉注
與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注與春秋傳不合論者或以爲
疑不知瑚璉用包咸注曹交用趙岐注非朱子杜撰也又
如夫子之墻數仞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注八尺曰仞論
者尤以爲矛盾不知七尺亦包咸注八尺亦趙岐注也是

知鎔鑄羣言固未可概以師心目之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殫于四書其剖晰疑似辨別毫釐遠在易本義詩集傳上後來攻朱子者務摭其名物度數之疎尊朱子者又併此末節而回護之烏識朱子著書之義乎

朱子別有四書或問三十九卷其說與章句集注頗有抵牾蓋章句集注朱子畢生修改未已或問則成書在先年譜稱或問一書未嘗出以示人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于縣官追索其版又晦菴集中有與潘端叔書曰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中屢更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

相應云云可見異同之迹朱子已不諱言矣

自朱子之四書行而讀注疏者漸少趙岐何晏所撰究是古籍朱子皆嘗採用惟論孟之疏皆不如注皇侃疏久佚而復出卽邢疏之藍本而韓文公之論語筆解亦寥寥僅存唐以前說四書之書不過此數部而已

宋以後釋四書與朱子合者惟真西山之四書集編皆採朱子文集語錄之說以與章句集注相發明趙順孫之四書纂疏又採朱子門人所記錄之微言奧旨以爲章句集注之羽翼若金仁山之論語集注考證孟子集注考證則

於朱子之旨已不無異同。鄭汝諧之論語意原張南軒之
論語解。陳天祥之四書辨疑。高拱之問辨錄。皆顯與朱子
牴牾。至我朝毛西河之論語稽求篇。而極不知朱子之
學。皆明聖道之正傳。區區訓詁徵引之出入。固不必爲之
諱。元張存中作四書通證。詹道傳作四書纂箋。皆於章句
集注引經數典者悉一一注其所本。纂箋則並所引之成
語亦各證其原頭。然通證考核未精。纂箋亦多疎漏。余久
欲博稽載籍。仿爲此書。以章句集注爲本。先採古義。以箋
之次。採同於朱子之說。以證之。次錄異於朱子之說。而辨

之以人事鮮暇藏書無多不知何日始酬此願也

應舉家看四書多專治王己山

步青

之滙叅然吾爲學者

惜日力計則與其治滙叅不如博覽任鈞臺之四書約旨

張惕菴

甄陶

之四書翼注論文翟晴江之四書考異程是

菴

大中

之四書逸箋閻百詩之四書釋地江慎修之鄉黨

圖考於研經應舉均有所裨也

朱子之章句集注積平生之力爲之垂沒之日猶改定大學誠意章注凡以明聖學也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闡明理道之書遂漸爲弋取功名之路至大全出而捷徑開八

比盛而俗學熾馴至高頭講章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
亡併朱子之四書亦亡矣謝退谷云國家以制藝取士必
於四書命題蓋以人通是書則其人必賢其才必可用也
然則讀四書者當思其所以讀之故爲制藝者當思其所
以爲之故四書之旨非身體力行則其說必不能精此又
文行一本之道耳

謝梅莊曰論語一書實可以治天下而如宋趙普者則薛
敬軒譏其好爲大言詢不誣也趙普所行往往與論語相
反其誑宋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

以半部佐陛下。定太平。當時太宗若轉詰之曰：卿佐太祖定天下之半部，與佐朕致太平之半部，可得析言之詳言之歟？恐普必無詞以對也。若李文靖言：吾備位宰相，論語中敬事而信兩句，尙未能行也，斯可與讀論語也已。

孟子舊注存於今者，惟趙岐一家。趙岐之學，稍遜於馬鄭。許服諸儒，而此注指事類情實，能闡發七篇之微言大義。且章別爲指令，學者可分章尋求於漢儒傳注，別開一例。功亦勤矣。唐之張鎰、丁公著始爲之音，宋孫奭、采二家之說，補其闕遺，成音義二卷。本未嘗作正義也。今本乃擬他

經衍爲正義十四卷署曰孫奭疏朱子謂邵武一士人爲之自此本行疏固悠謬而經注之舛訛闕逸亦莫可枚舉賴吳寬毛扆何焯余蕭客戴震等先後校勘孔繼涵韓岱雲爲之鋟板以行而孟子注疏始有善本矣

以上四書

大戴禮孔子三朝記稱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則爾雅之由來遠矣或以爲周公所作或以爲孔子所增或以爲子夏所益或以爲叔孫通所補或以爲沛郡梁文所考

並見張揖

所上廣雅表

要之爲秦漢以前之書後人間有附益則無可疑

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有云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

藝之言康成大儒所言蓋尤爲可據耳

爾雅雖不盡釋經而釋經者爲多故得與十三經之數後人欲讀古書先求古義舍此無由入也郭注去漢未遠詞約而義博事覈而旨遠蓋舊時諸注未能或勝後來補正亦終不出其範圍其自序謂所見之注有十餘家今考陸氏經典序錄所載犍爲文學及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外益以鄭康成爲六家其餘未之詳今六家之注亦並闕佚不可考此後則梁有沈旋唐有裴瑜其書亦皆無傳鄭漁仲注雖存而偏僻疎畧均所不免近惟邵二雲

晉編

作爾

雅正義二十卷仍以郭注爲主而博採諸書分疏之此書出而邢疏可廢讀爾雅者不必別問津涂矣

讀爾雅者不可不兼讀廣雅

段懋堂

玉裁

云小學有形有

音有義形書以說文爲首玉篇以下次之音書以廣韻爲首集韻以下次之義書以爾雅爲首方言釋名廣雅以下

次之按魏張稚讓

摺

因爾雅舊目博採漢儒箋注及三蒼

說文諸書以增廣之明人取其書與爾雅小爾雅廣雅埤雅合刻名曰五雅近得王懷祖

念孫

殫精極慮撰成廣雅

疏證二十卷蓋雅訓之淵海小學之鈐鍵空前絕後之書

又不但爲讀廣雅者之善本而已

以上爾雅

唐陸元朗

德明

經典釋文三十卷關經訓之蓄畬導後人

以涂徑洗專已守殘之陋滙博學詳說之資先儒之精蘊
賴以留俗本之訛文賴以正實讀經者不可無之書惟列
老子莊子於爾雅之前而不列孟子未免乖舛蓋宋熙寧
以前孟子本不列爲經老子莊子則六朝之所競尙唐天
寶間皆賜號真經元朗亦沿積習耳此書雕板行於海內
者止徐氏通志堂經解中有之藏書家間有影鈔宋本而
譌脫之處反不如徐本校勘之精近盧抱經始有重雕本

又各卷附以考證遂爲陸氏書之最善本

朱竹垞撰經義考三百卷統考歷代經義之目以諸經分類每書各先注其或存或闕或佚或未見次載原序跋及諸家論斷及己所考證而附以悉緯擬經承師刊石書壁鏤板著錄通說八門網羅宏富綜覈賅貫誠經訓之淵藪讀經者所當家有其書也自四庫開羣籍續出者愈多此書間有漏畧訛舛之處要無傷其大體近蘇齋師與丁小正杰玉實齋聘珍作經義考補正十二卷拾遺辨誤無義不搜然于是書之補苴則不過百一矣

許氏說文推究六書之義分部類從至爲精密而訓詁簡質粹不易通又音韻改移古今異讀諧聲諸字亦每難明故傳本往往譌異宋雍熙三年詔徐鉉葛湍王惟恭句中正等重加刊定凡字爲說文注義序例所載而諸部不見者悉爲補錄又有經典相承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亦皆增加別題之曰新附字其本有正體而俗書譌變者則辨於注中其違戾六書者則別列卷末或注義未備更爲補釋亦題臣鉉等案以別之音切則以孫愐唐韻爲定以篇帙繁重每卷各分上下卽今所行汲古閣本是也近本

則以金壇段懋堂

玉裁

爲最精所撰說文解字注三十卷

王懷祖以爲千七百年來無此作

說文所引五經文字與今本多不相同乃有同引一經而自相違異者如易以往吝又作以往遴爲的顛又作爲馱顛重門擊楨又作重門擊橈書鳥獸毳毛又作鳥獸褰毛方鳩僂功又作旁逯孱功瘠々々距川又作睿畎澮距川若顛木之有冑櫛又作若顛木之有冑柝詩桃之夭夭又作桃之栝栝江之永矣又作江之羨矣江有汜又作江有涇靜女其姝又作靜女其姁擊鼓其鏜又作擊鼓其鏜是

褻絆也又作是泄絆也衣錦褻衣又作衣錦綵衣替兮蔚
兮又作媼兮蔚兮赤鳥擊擊又作赤鳥己己驪驪駱馬又
作疼疼駱馬不敢不踏又作不敢不趨瓶之罄矣又作瓶
之窳矣無然詘詘又作無然咄咄憬彼淮夷又作穡彼淮
夷春秋傳忼歲而漱日又作翫歲而惕日論語色孛如也
又作色艷如也蓋說文序雖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春
秋左氏然一家之學而支派既別文字亦不無異同好奇
者或據以改經則謬矣又如引易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
引虞書仁閱覆下謂之昊天又引怨匹曰迷皆漢儒傳授

經說非經正文。嗜博者或據以補經則益謬矣。國朝韻字
徐鍇作說文繫傳在徐鉉校刊說文之前故鉉書多引其
說而殘缺之餘又多用鉉書竄入之如舊缺之二十五卷
三十卷及各部闕文今皆完具者皆是至其編末文亦似
未完則以無可採補而竟闕之矣然鉉書崇字下引禮記
禘字下引詩之類此作臣鍇案禮記曰臣鍇案詩曰知鍇
書所引而鉉書滄入許氏者甚多又如覺字下云闕此作
家本無注臣鍇案疑許慎子許沖所言也知鉉書直刪去
家本無注四字改作一闕字其憑臆刪改使非鍇書尙存

通未陽全 卷一五
何以證之則雖不完之書亦可寶矣

錢竹汀云許氏說文唐以前本不傳今所見者惟二徐本而大徐本宋槧猶存凡五百四十部部首一字解義卽承正文之下但以篆隸別之蓋古本如此大徐存以見例小徐本并部首解義亦改爲分注非其舊矣許君因文解義或當疊正文者卽承上篆文連讀如昧爽旦明也盱蠶布也湫隘下也睢嘉善肉也熒燧候表也詰訓故言也頽癡聰不明也參商星也離黃倉庚也鶯周燕也諸山水名云山在某郡水出某郡皆當連上篆讀草部藪蔭茵蘓諸字

但云草也亦承上爲句謂藪卽藪草蔭卽蔭草耳非艸之
通稱也英葵菹蘘薇蕕諸字但云菜也亦承上讀謂英卽
英菜葵卽葵菜也今本莧字下云莧菜也此校書者所添
非許意按此讀說文之法乃錢氏之剗解古人未有見及
者以顧亭林之精博猶譏許氏參爲商星以爲昧於天象
則猶不知以此法讀說文也

五經緯著錄隋志者八十一篇今所存者惟乾鑿度乾坤
鑿度二書 四庫就永樂大典中復搜得易緯稽覽圖通
卦驗坤靈圖是類謀辨終備乾元序制記六書爲數百年

通儒所未見朱竹垞經義考有絃緯五卷所載諸緯遺文不及十之一二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中所引如河圖聖洽符雜書兵鈴勢詩雅度覽春秋周天七衡八間又有赫連圖不知何經之緯朱氏並缺其目近亡友趙文叔

在翰

仿前明孫子雙

穀

古微書輯七緯視孫朱二家所錄不啻

倍蓰然尙未見開元占經夫近人束經不觀何況於緯然如玉輔嗣注易七日來復用六日七分之說朱子本義仍之實易稽覽圖之文邵子之洛書四十五點其法乃出於太乙九宮實易乾鑿度之文蔡傳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實尙書考靈曜洛書甄耀度之文黑道二去黃道北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西青道二去黃道東實河圖帝覽嬉之文朱子注楚詞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實河圖括地象之文三足烏陽精也實春秋元命包之文是唐宋諸儒皆未能盡廢其言說經者所應研究矣

退菴隨筆卷十五

男恭辰補刊

孫儁年侍校

退菴隨筆卷十六

又存諸亦取時語自福州梁章鉅蒞林編

讀書讀史

讀書須循序漸進四部宜以次相及昔朱子語錄謂呂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仔細緣他先讀史所以看粗了眼耳愚謂讀史亦須各循其序如欲考典章察人物則應先讀史記漢書由古以逮今如欲知世變究時務則須先讀宋明各史由近以溯遠其實史記兩漢書爲史學根柢不可不急讀也

史記凡一百三十篇缺其十篇爲褚少孫所補然漢志不
云有缺蓋當時已與少孫書合而爲一矣裴駟司馬貞張
守節三家注本其初各自爲部帙至北宋始合爲一編前
明兩監本雖有刊除點竄頗失舊觀然彙合羣說檢尋較
易其析疑辨訛則梁曜北所撰史記志疑盡之矣

史記於各紀傳後有太史公論斷一段班書仿之亦於各
紀傳後變爲詩體號之曰述卽史公之論也乃范書於論
後又有讚亦用韻語自謂體大思精無一字虛設以示獨
闢實則仍倣史記漢書末卷之敘述而分散於各紀傳之

下以掩其沿襲之迹耳不知史漢之敘述每篇各有引詞所以自明作某紀某傳之本意班書因之又謙而改爲述皆系之於卷末不嫌複也若范書之讚則但於旣論之後又將論詞排比作韻語耳劉子元史通譏之以爲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蔚宗後書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雜斷絕失序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讚爲贖彌甚云云蓋深中其失也

史之有表經緯相牽或連或斷可以考證而不可以誦讀學者往往不觀故劉知幾史通有廢表之論其實表之爲

用與紀傳相爲表裏。凡王侯將相公卿其功名表著者，旣爲立傳，此外無積勞又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能悉備者，亦於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了然，作史體裁莫大於是。史記創爲十表，班書年表則加詳，惟范書闕如。使二百年用入行政之節目，無由考鏡其失，始於陳氏三國志，而范書踵之。厥後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北史，亦皆無表。不知作史不立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

事蹟或反遺漏惟歐陽公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
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馬班之舊云漢書班固撰
漢書創於班叔皮成於其子孟堅至八表天文志未竟而
卒其妹班昭續成之是書初出有懲賄鬻筆之譏文心雕
龍辨之又有竊據父書之謗顏師古注亦辨之其原書次
第備見於敘傳之中而南史劉之遴傳別有漢唐真本之
說顛倒其篇目竄亂其字句實爲謬妄

宋許觀東齋記事云劉歆顏游春二人皆有功於漢書葛
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

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完本止雜記而已試以此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固所不取者不過二萬許言也顏游春師古之叔也嘗撰漢書決疑二十卷時稱爲大顏後師古爲太子承乾注班書多資取其義是二公實有功於漢書今人但知孟堅師古而已游春又有唐史畧載於師古傳末其詳則見於顏魯公集中

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其志三十卷則晉司馬彪續漢書之文梁劉昭注之唐以前猶各自爲書至宋乾興中國子監校刊乃取以補范書之亡自是諸家徵引多稱

後漢書某志皆誤也。范書無表，最爲後人所譏。宋熊方補後漢書年表十卷，經緯周密，當與范書相輔而行。

翟晴江曰：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蜀，習鑿齒漢晉春秋繼漢而越魏，非其識有高下也。時也。陳撰志於晉武受禪之初，晉受魏禪，魏之見廢，蜀已破亡，安得不尊魏？習著春秋於元帝中興之後，蜀以宗室而存，漢緒猶元帝以藩庶而復，晉統安得不尊蜀？司馬公通鑑作於北宋受周禪時，安得不以魏爲正統？朱子綱目作於南渡偏安之後，安得不以蜀爲正統？陳與習、司馬與朱子易地則皆然。

裴松之注三國志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尙
可見其厓畧又所引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
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
引據者反多於承祚之本書焉

貞觀中詔前後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敕史官更加纂撰
自是言晉史者皆棄舊本而從新編然唐人如李善注文
選徐堅編初學記白居易編六帖於王隱虞預朱鳳何法
盛謝靈運臧榮緒沈約之書與夫徐廣干寶鄧粲王韶曹
嘉之劉謙之之紀孫盛之晉陽秋習鑿齒之漢晉陽秋檀

道鸞之續晉陽秋並見徵引是舊本實未嘗棄毋乃書成之日卽有不愜於衆論者乎紀文達師云晉書中惟陸機王羲之兩傳論爲太宗御撰夫典午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良楛不知凡幾而宣王言以彰特筆者僅一工文之陸一工書之王則全書宗旨大概可知正史之中惟此書及宋史後人紛紛改撰其亦有由矣

沈約進宋書表稱紀傳合表志爲七十卷今本一百卷有紀志傳而無表考史通所述與今本同則表之佚已久志序稱損益前史諸志爲八門曰律歷曰禮曰樂曰天文曰

五行曰符瑞曰州郡曰百官今則律厯分爲二門蓋卷帙編目又經後人分割矣八志之中以符瑞爲最贅州郡於併省分析多不詳其年月亦失之疎至於禮志合郊祀祭祀朝會輿服總爲一門以省支節樂志詳述八音衆器及鼓吹饒歌諸樂章以存義訓則皆勝於他史惟各傳文實有過繁之處趙歐北陔餘叢考已詳列之

蕭子顯南齊書本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蓋唐時已佚其敘傳至宋人併其表佚之文學傳無敘殆亦宋以後所殘闕州郡志及桂陽王傳中均有關文皆無從考正蓋自南

北史行而八書俱微誦習者尠故愈久而闕佚愈甚紀文
達師云是書雖多冗雜然如紀建元創業諸事載沈攸之
書於張敬兒傳述顏靈寶語於王敬則傳直書無隱尙不
失是非之公高十二王傳引陳思之表曹冏之論感懷宗
國有史家言外之意焉未嘗無可節取也

姚思廉因其父察遺稿成梁書五十六卷 四庫提要摘

其簡文紀載大寶二年四月丙子侯景襲郢州執刺史蕭
方諸元帝紀作閏四月丙子爲兩卷之內月日參差侯景
傳上云張彪起義下云彪寇錢唐爲數行之間書法乖舛

趙與時賓退錄議其於江革傳中稱何敬容掌選序用多
非其人於敬容傳中稱其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尤爲是非
矛盾惟持論尙多平允排整次第猶具漢晉以來相傳之
史法異乎取成眾手編次失倫者矣

陳書亦因父稿而成然姚察所撰僅二卷餘皆出思廉手
故列傳體例秩然畫一不似梁書之參差史通謂貞觀初
思廉奉詔撰二史彌歷九載方始畢功而曾鞏校上序謂
姚察錄梁陳之事其書未就屬子思廉繼其業武德五年
思廉受詔爲陳書貞觀三年論撰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

壬子始上然則思廉編輯之功固不止於九載也

魏收魏書經劉恕等校定稱其亡佚不完者二十九篇陳振孫稱太宗紀補以魏澹書天文志補以張太素書今本又缺卷十二孝靜帝紀卷十三皇后傳不知以何書補亡也紀文達師云收恃才輕薄有驚蚊蝶之稱是書尤爲世所詬厲號稱穢史其實不然如云收受爾朱榮子金故滅其惡然榮之凶悖實未嘗不書於冊論中所謂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反言見意正史家之微詞又云楊愔高德正勢傾朝野收遂爲其家作傳其預修國史

得陽休之之助因爲休之父固作佳傳案惜先世如楊椿
楊津皆孝友亮節德正先世如高允之名德高祐之好學
實皆魏代聞人詎能以其門祚方昌引嫌不錄北史陽固
傳稱固以譏切聚歛爲王顯所嫉免官從征碓石李平奇
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之謀李延壽書作於唐代豈亦媚
陽休之乎又云盧同位至儀同功業顯著不爲立傳崔綽
位止功曹本無事蹟乃爲首傳夫盧同希元父之旨多所
誅戮後以父黨罷官不得云功業顯著綽以卑秩見重於
高允稱其道德固當爲傳獨行者所不遺觀盧文訴辭徒

以父位儀同綽僅功曹較量官秩之崇卑爭專傳附傳之榮辱是亦未足服收也蓋收才望本不足以服衆又魏齊世近著名史籍者並有子孫孰不欲顯榮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譁然羣起而攻至李延壽修北史每以收書爲據其爲收傳論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蕪志存實錄其必有所見矣今魏澹等之書俱佚而收書終列於正史殆亦恩怨併盡而後是非乃明歟

李百藥承其父德林之業纂成北齊書五十卷亦猶姚思廉之繼姚察耳其書自北宋以來已就散佚故晁氏讀書

通志卷之六
志稱其殘闕不完今所行本蓋後人取北史以補亡列傳
中無論讚者十九卷有讚無論者一卷有論無讚者五卷
傳文中補綴形跡亦顯然可指然世無別本不能不存之
聊備一朝之紀載而已

唐貞觀中修梁陳周齊隋五書其議自令狐德棻發之而
德棻專領周書與岑文本崔仁師陳叔達唐儉同修據晁
氏讀書志北宋以前尚不云有所散佚今考其書則殘缺
殊甚取北史以補亡又多所竄亂而不著所移撰者何卷
所削改者何篇令狐之原本遂不可辨大抵二十五卷二

十六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剽取正史痕跡顯然其他遺
文脫簡不可枚舉然德棻旁徵簡牘意在撫實元偉傳後
於元氏戚屬事迹湮沒者猶考其名位連綴附書固不可
概斥爲疎畧庾信傳論仿宋書謝靈運傳之體推論六藝
源流於信獨致微辭良以當時儷偶相高故有意于矯時
之弊亦可見其不專尙虛辭矣

紀文達師曰隋書成於眾手其十志最爲後人所推而或
疑其失於限斷考史通古今正史篇稱太宗以梁陳及齊
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仍以秘書監魏徵總之

其務始於貞觀三年至十八年方就合爲五代紀傳併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惟有十志斷爲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刊勒始成其篇第編入隋五代史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云云是當時梁陳齊周隋五代史本連爲一書十志卽爲五史而作故亦通括五代其編入隋書特以隋於五史居末非專屬隋也後來五史各行十志遂專稱隋志實非其舊乃議其兼載前代是全不核始末矣惟經籍志編次無法述經學源流每多舛誤如以尙書二十八篇爲伏生口傳而不知伏生自有書教齊魯間

以詩序爲衛宏所潤益而不知傳自毛亨。以小戴記有月
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爲馬融所增益而不知劉向別錄禮
記已載此三篇在十志中爲最下。然漢以後之藝文惟籍
是以考見源流辨別真僞亦不以小疵爲病矣。

李延壽撰南北史南史先成就正於令狐德棻宋人稱爲
近世佳史。然延壽當日專致力於北史南史不過因舊史
之文稍爲刪潤補缺者少削繁者多。惟自宋畧齊春秋梁
典諸書盡亡其備宋齊梁陳四史之參校者獨賴此書之
存則亦未可盡廢也。

李延壽與修隋書十志又世居北土見聞較近參覈同異於北史用力獨深如周則補文苑傳齊則補列女傳皆不似南史之缺畧出酈道元於酷吏附陸法和於藝術亦不似南史之因仍所可議者南北史雖曰二書實出一手故於裴蘊傳云祖之平父忌南史有傳王頒傳云父僧辨南史有傳可見其互相貫通乃南史既有晉熙王昶傳北史復有劉昶傳南史既有鄱陽王寶寅傳北史復有蕭寶寅傳南史既有豫章王綜樂良王大園傳北史復有蕭綜蕭大園傳此殆專意北史無暇追刪南史致有此誤惟自宋

以後魏書北齊書周書皆殘闕不全徵北朝之故實者終以是書爲依據故雖八書具列而二史仍並行焉

文獻通考載陳正敏之言曰南北史粗得作史之體故唐書本傳亦謂其刪畧穢詞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兆祥謠讖特爲繁猥又引司馬溫公之言亦譏其於祿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蓋自沈約宋書以下競標藻采務摭異同詞每涉乎儷裁事或取諸小說南北史因仍舊習卷中字句鮮華事跡新異者尤層見叠出前明周詩雅有南北史鈔吾師林暢園先生茂春有南北史碎金皆摘錄新奇織

通志卷之六
五
佻之事以爲談助惟沈名蓀朱昆田之南北史識小錄著
錄 四庫實仿兩漢博聞之例雖與史體無關而賦手取
材詩人隸事樵蘇漁獵捃拾靡窮矣

劉昫等所撰舊唐書實承吳兢之舊崇文總目載吳兢撰
唐史自勦業訖於開元凡一百一十卷韋述更加筆削爲
紀志列傳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
肅宗紀二卷史官令狐峒等復隨篇增輯而不加卷帙爲
唐書一百三十卷是唐書舊稿本出吳兢雖衆手續增規
模未改昫等用爲藍本具有典型觀順宗紀論題史臣韓

愈憲宗紀論題史臣蔣係此因仍前史之明證也至長慶以後史失其官無復善本昫等乃自採雜說傳記成之動乖體例職此之由歐宋新書出而此書遂廢然其本流傳不絕表昫等之長以攻歐宋之短者亦不絕仰承睿鑒使二書並列正史相輔而行則至公之論矣

歐陽修宋祁同撰新唐書本以補正劉書之外漏惟自稱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則正是新書之失紀文達師云史官紀錄具載舊書今必欲廣所未備勢必蒐及小說而至於猥雜唐代詞章體皆詳贍今必欲減其文句勢必變爲澀

體而至於詰屈。至於呂夏卿私撰兵志。宋祁又別撰紀志。則同局且私心不滿。故書甫出而吳縝糾謬。卽踵之而來。惟有唐詔令率多駢體。長篇本紀勢難書載。新書一例刊除。事非得已。以此過相訾議。則非矣。

薛居正等所撰舊五代史。多據累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錄爲稿本。自歐公新五代史出。是書遂微。傳本亦漸就湮沒。幸四庫從永樂大典中甄錄排纂。竟得依原本卷數。勒成一編。考宋時論二史。卽互有所主。司馬公作通鑑。胡三省作注。皆專據薛史。而不取歐史。沈存中洪容齋王伯

厚輩爲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皆兼採歐薛二史而未嘗有所軒輊蓋二書繁簡各有體裁不容偏廢也

歐陽公新五代史本名五代史記世傳五代史者省其文也唐以後所修諸史惟是書爲私撰故當時未上於朝公沒之後始詔取其書開雕至今列爲正史歐公文章冠冕有宋此書筆削尤具深心譬之三傳薛史近左氏而歐史近公穀不必執此廢彼亦不必執彼廢此惟八書十志遷固相因作者沿波遞相撰述使政刑禮樂沿革分明所謂國之大紀也歐公是書僅司天職方二考餘概從刪雖曰

世衰世短。文獻無徵。然王溥五代會要。蒐輯遺編。尙得三十卷。何以此書全付闕如。殆由信史通廢。表志之謬談。成茲偏見。此書之失。此爲最大。實不能爲之諱也。

舊唐書尙有傳本。外間已不可多得。舊五代史則惟有

武英殿刊本。合二十四史爲一部。購獲尤難。近沈東甫

炳

震有新舊唐書合刻本。劉金門

鳳詒

有新舊五代史合刻

本。便於尋覽。可寶也。

托克托宋史大旨在於表章道學。其餘姑以備數。故疎舛蕪蔓。僕數難窮。柯維騏以下。屢有改修。然才謝三長。亦終

無以相勝其後沈世泊撰宋史就正編所攻駁皆切中其失其實前後複沓牴牾處尙多世泊亦不能悉舉也

阮芸臺先生先由封圻改官重入東觀儒林重望都人士翕然宗之時史館方議立八傳先生擬撰儒林傳序云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敘述經師家法而於周禮師教未盡克兼宋初名臣皆敦道誼濂洛以後遂啟紫陽闡發心性分晰道理故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二傳此

卽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暗合周道也。自明以後學案百出。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然臺閣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衡以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耳。按宋史道學儒林之分。近儒皆有違言。惟此論最爲平允。吾聞舊省志中仿立理學一傳。陳恭甫誡斥不遺餘力。近因續修省志。欲遂刪之。都人士皆不謂然。余謂道學莫盛於宋。濂洛關閩之統實。朱子集其大成。海濱鄒魯之風自前代卽無異議。

故他史可不傳道學而宋史則應有他省通志可不傳道學而閩志不可無恭甫墨守漢學其排擠宋儒是其故智而不知門戶之見非可施諸官書阮先生亦主漢學者其言如此恭甫爲先生高弟乃背其師說又何心哉

錢竹汀曰宋史述南渡七朝事叢冗無法不如前九朝之完善甯宗以後四朝又不如高孝三朝之詳明蓋由史臣迫於期限草草收局未及討論潤色之故如錢端禮傳末云孫象祖自有傳王安節傳云節度使堅之子呂文信傳云文德之弟是錢象祖玉堅呂文德三人本擬立傳而今

皆無之史彌遠威燄甚於京檜且有廢立大罪而不預姦
臣之列鄭清之亦預廢立之謀又首議出師汴洛妄啟邊
釁遂失西蜀宋之亡實肇於此本傳中畧不一言至於趙
范襄陽僨事趙葵洛京覆師傳亦諱而不書王堅守合州
蒙古傾國來攻圍數月不能克宋季武臣無出其右者而
史家又不爲立傳至於程師孟已見列傳第九十卷而循
吏傳又有程師孟兩篇無一字之異又李光傳末附其子
孟傳事百十五言而又別爲孟傳立傳李熙靜已見列傳
第一百十六而第一百忠義附傳又有李熙靖傳實卽一人

然此猶不過偶爾重複若夫鄭穀仇愈高登婁寅亮宋汝
爲皆高宗時人而次於光寧朝臣之後梁汝嘉亦高宗時
人而與胡絃何澹諸人同傳且殿之卷末權邦彥紹興初
執政也而與趙雄程松同卷林勳劉才邵高孝時人也而
與梁成大陳仲微李知孝諸人同卷皆任意編次全無義
例不唯年代不同抑亦賢否莫辨矣

梁曜北曰前輩言湯若士有宋史改本朱墨塗乙某傳當
削某傳當補某人宜合某傳某人宜附某傳皆注目錄之
下分甘餘話謂此舊本在吳興潘昭度家恨無從購之許

周生

宗彥

曰潘中丞昭度曾欲重修宋史先爲宋史抄採

撫極富楊鳳苞曾見其殘稿十餘冊今亦不可見矣

遼制書禁甚嚴凡國人著述惟聽刊行於境內有傳於鄰境者罪至死蓋國之虛實不以示敵用意至深然亦緣此不能流傳及遠迨五京兵燹遂蕩然無存並吾鄉蘇魏公

頌

之華戎魯衛信錄二百五十卷

見宋史本傳

亦渺不可攷托

克托修史之時僅據耶律儼陳大任二家之書又藏功於一載之內宜其潦草疎畧也近厲樊榭鶚作遼史拾遺採

撫羣書至三百餘種自比於裴注三國志殆不誣矣

金源一代典制修明文獻亦備又有元好問劉祁諸人私相綴輯故金史有所依據較遼史爲詳賅又托克托進書表稱張柔歸金史於其前王鶚輯金事於其後是以纂修之命見諸敷遺之謀延祐申舉而未遑天厯推行而弗竟是元人於此書經營已久與宋遼二史取辦倉卒者不同宜其首尾完密條例整齊在三史之中爲最善也

趙歐北曰金史文筆簡潔然有過於率畧者衛紹王本紀贊云衛紹王被弑後記注亡元中統三年王鶚采當時詔令又金有令史竇祥年九十餘詢之得二十餘條又禮

部尙書楊雲翼日錄四十餘條陳老日錄二十餘條又有
金女官所紀資明夫人授璽事因此數種編成是衛紹王
紀本屬事後追述宜其疎畧其他則各有原文應可詳備
乃本紀天會二年宋徽宗內禪欽宗卽位七年宋高宗爲
苗劉所廢傳立太子改元明受此皆鄰國大事而金史竟
不書十年劉豫徙居于汴京此又本國之大事十一月宋
潘致堯南還言金欲遣重臣以取信宋乃命韓肖胄等使
金此爲兩國議和之始亦皆不書天會十二年金齊合兵
入宋韓世忠擊敗之於大儀鎮此舉爲宋中興武功第一

金史亦不書十五年王倫還宋言金許還梓宮及太后天
眷四年王倫受地於金得東西南三京及陝西京西之地
此亦金國大事徒以不逾時卽悔前議拘執王倫遂并此
事亦不書則王倫又何爲被執乎歸地之後復興兵取故
地命兀朮趨汴撒離喝趨陝據宋史則有劉錡順昌之捷
岳飛郾城蔡州潁昌朱仙鎮之捷韓世忠淮陽軍之捷王
德宿州之捷吳玠李師顏等扶風之捷王德青谿之捷而
金史皆不書但云秋七月宗弼遣使奏河南陝西捷其明
年兀朮復興兵則有楊沂中劉錡等柘皋之捷王德昭關

之捷李顯忠舒城之捷金史亦皆不書但云兀朮遣使奏捷秋和議成兀朮以便宜畫淮爲界其時所定歲奉銀絹之數亦國中大事而皆不書慶山奴卽承立乃傳中忽云慶山奴忽云承立竟似兩人張覺旣列於逆臣傳其子張僅言在世宗朝終始一節恩禮兼至何妨別傳乃次於覺傳之後竟似逆黨附入者韓慶民盡節於遼其妻又盡節於慶民則應編入遼史乃反載入金史此編次之失檢者也又按宋史岳飛劉錡吳玠等傳兀朮用兵皆與韓常俱富平之敗韓常拔兀朮於重圍中仙人關之戰兀朮陳於

東韓常陳於西順昌之敗韓常以大將亦被柳責柘皋之戰王德先敗韓常軍於昭關則韓常固金朝一大將自應專立一傳乃金史並無其人此又編輯之疏漏也惟於敘金元交涉事尙有直筆則猶存古法耳

宋景濂等撰元史二月開局八月書成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至明年二月重開局閱六月書成急於成書故多舛駁解縉集中有與吏部董倫書稱元史舛誤承命改修云云其事在洪武末年豈非太祖亦覺其未善故有是命然改修事竟未成故今仍以是書列爲正史耳

趙歐北曰元史成書迫促疎誤最多列傳中第八卷速不
台卽第九卷之雪不台第十八卷完者都卽第二十卷之
完者拔都三十七卷石抹也先卽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
顧亭林已詳言之然不特此也直脫兒傳旣詳載其從子
忽刺出乃後又有忽刺出傳杭忽思傳旣詳敘其子阿塔
赤乃後又有阿塔赤傳又如木華黎博爾木博爾忽赤老
溫四人當時號爲掇里班曲律華言四傑也其後子孫爲
四怯薛世領宿衛則四人之勲勤相等可知乃木華黎等
三人皆有傳而赤老溫獨無孟洪蒙達備錄謂先有蒙古

斯國雄於北邊後絕衰滅成吉思起事慕蒙古斯爲雄國
乃改稱大蒙古國此可見建國號之由而本紀不載至如
太陽可汗又作太敷可汗博爾忽又作博羅渾班珠尼河
又作班朮居河篤列河作禿刺河亦何其不盡一也詔令
有用蒙古字者當時譯以漢字固不免近俗然旣以入史
自宜稍加改訂乃泰定帝登極一詔最爲村俗獨不可稍
加潤色乎抑有意存之以見當時鄙俚乎

四庫提要云遼金元三史國語解乾隆四十六年奉

勅撰譯語對音自古已然公羊傳所稱他物從中國邑人

名從主人是也譯語兼釋其名義亦自古已然左傳所稱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穀梁傳所稱吳謂善伊爲稻綏號
從中國名從主人是也間有音同字異者如天竺之爲捐
毒身毒印度烏桓之爲烏丸正如中國文字偶然假借如
歐陽漢碑作歐羊包胥戰國策作勃蘇耳初非以字之美
惡分別愛憎也自魏書改柔然爲蠕蠕比諸蠕動已爲不
經唐書謂回紇改稱回鶻取輕健如鶻之意更爲附會至
宋人武備不修鄰敵交侮力不能報乃區區修隙於文字
之間又不通譯語竟以中國之言求外邦之義如趙元昊

自稱兀卒轉爲吾祖遂謂吾祖爲我翁蕭鷓巴本屬蕃名
乃以與會淳甫作對以鷓巴鷓脯爲惡謔積習相沿不一
而足元托克托等宋遼金三史多襲舊文不加刊正宋濂
等修元史譯語更非所諳我

皇上特命館臣詳加釐定以索倫語正遼史以滿洲語正
金史以蒙古語正元史一一著其名義詳其字音自此書

出而他書之人名地名宦名涉於三朝者均得援以改正

使音訓皆得其真矣

嘉慶二十三年有旨令方畧館諸臣將遼金元三史中人名地名宦名

悉遵欽定國語解改正仍於所改名下註明原作某以存其舊章鉅會珥筆其間至道光三年書始成

康熙間王鴻緒撰明史稿三百十卷惟帝紀未成餘皆排
比粗就較諸家爲詳贍後張廷玉等奉

敕修明史卽因其本而增損成書四庫提要云明史諸
志一從舊例而稍變其例者二厯志增以圖以厯生於數
數生算算法之勾股面線今密於古非圖則分判不明藝
文志惟載明人著述而前史著錄者不載其例始於宋孝
王關中風俗傳劉知幾史通又反覆申明於義爲允唐以
來弗能用今用之也表從舊例者四曰諸王曰功臣曰外
戚曰宰輔規新例者一曰七卿蓋明廢左右丞相分其政

於六部而都察院糾核百司爲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傳
從舊例者十三剗新例者三曰閹黨曰流賊曰土司蓋貂
璫之禍雖漢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趨勢附羶則惟明人
爲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別爲一傳所以著亂亡之源
不但示斧鉞之誅闖獻二寇至於亡明剿撫之失足爲炯
鑒非他小醜之比亦非割據羣雄之比故別立之至於土
司古所謂羈縻州也大抵多建置於元而滋蔓於明控馭
之道與牧民殊與禦敵國又殊故自爲一類焉

趙歐北曰明史事多而文省最爲簡密其法之尤善者莫

如附書之。例如忠義文苑等傳一傳之內牽連書者輒數十人。蓋人各一傳則不勝立而傳此舍彼又嫌掛漏。故各從其類。一一附書。既不沒其人又不傷於冗。此史家剪裁法也。如陳友定傳後附以元末死事諸臣。凡元史所不載者皆具焉。而明初南昌死事之十四人。康郎山死事之三十五人。則類敘於趙普勝傳後。正統中死土木之難者。惟張輔等。另有專傳。外其他則類敘於曹鼐等傳後。正德中諫南巡被杖者百餘人。則類敘於舒芬。夏良勝。何遵等傳後。嘉靖中議大禮被杖之數百人。則類敘於何孟春等傳。

後李福達之獄坐罪者四十餘人則類敘於馬錄傳後皆此法也又建文從亡諸臣如台州樵夫樂清樵夫河西傭補鍋匠馬二子雲門僧若耶僧玉山樵雲菴和尚之類皆據從亡錄致身錄史仲彬撰革除錄宋瑞儀撰忠賢竒秘錄王誦撰諸書採入此等野史其真偽不可知然皆附於殉節諸賢傳後亦所謂與過而去寧過而存之意云爾

史家紀事仿尙書編年仿春秋有歷代之編年竹書紀年之類是也有一代之編年荀悅漢紀之類是也自司馬溫公通鑑朱子綱目二書出遂集編年之大成惟二書自爲

起訖宗旨亦不無異同前明李文正

東陽

合修爲通鑑纂

要此後遂有綱鑑之名外漏牴牾訖無善本乾隆中

御批通鑑輯覽成凡書法褒貶一稟

聖裁其向來聚訟不決者並詳加論定微言大義炳若日
星不特金履祥陳桎王宗沐薛應旂之書可盡束之高閣
卽紫陽涑水亦當俯就權衡誠如

聖訓此非一時之書而萬世之書也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世稱絕作不知其費
十九年之工力先採合事迹粘爲長編所採正史之外雜

史至三百二十二種復參校異同爲考異三十卷又恐全
書浩博端緒難尋撮錄書中要語爲目錄三十卷高似孫
緯畧載其與宋敏求書稱到洛八年始了晉宋梁齊陳隋
六代草卷以四丈爲一卷計不減六七百卷李巽巖壽亦
稱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又助其事者史記前漢
書屬劉奉世三國南北朝屬劉道原唐五代屬范淳父皆
通儒碩學非空談性命之流故其書網羅宏富體大思精
朱子欲修綱目以掩之迄不能掩胡三省之注亦宏通博
洽後人偶拾其舛漏要無傷其大體也

通鑑目錄考異之外又有歷年圖及百官表歷年圖仍起
三晉終顯德百官表止著宋代乃復刪繁就簡上溯伏羲
下訖英宗治平之末約爲稽古錄二十卷而諸論則仍歷
年圖之舊朱子語錄嘗言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宮僚進
讀小兒讀六經了令讀之亦可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
一皆驗今觀其諸論於歷代興衰治亂之故反復開陳靡
不洞中得失洵有國有家之炯鑒也
昔人謂孔子作春秋錄毫末之善溫公作通鑑掩日月之
光譏其不錄屈原也李因篤問顧亭林通鑑何以不載文

人並與日月爭光之屈子亦不得書顧答之云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文宗面授丁居晦御史中丞謂宰臣曰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如子言其識見出唐文宗下矣按通鑑中此等誠不可解若說文人則何以獨載杜子美若論資治又何以不載隆中對乎

李巽巖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原本殘缺四庫從永樂大典校補僅佚徽欽兩朝今江南常熟縣有活字板本亦巨觀也巽巖不敢自居爲續通鑑故以所採北宋

一祖八宗事迹編年條載仿司馬公草木之名謂之長編
每條之下亦仿司馬公考異之例參校諸說定其真妄考
北宋遺聞者當以此書爲淵海矣

朱子約司馬公資治通鑑以作綱目筆削上擬春秋然惟
凡例一卷出于手定其綱皆門人依凡例而修其目則全
以付趙師淵後疏通其義旨者有尹起莘之發明劉友益
之書法箋釋其名物者有王幼學之集覽徐昭文之攷證
陳濟之集覽正誤馮智舒之質實辨正其傳寫差互者有
汪克寬之攷異黃仲昭取諸家之書散入各條之下是爲

今本大抵循文敷衍莫敢異同明末張自勳作綱目續麟
始以春秋舊法糾義例之譌芮長恤作綱目拾遺又以通
鑑原文辨刪節之失各執所見屹立相爭自康熙中

御批通鑑綱目出蓋因陳仁錫刊本加之評定權衡至當
袞鉞斯昭乃至金履祥商輅之著述並與別裁使讀紫陽
書者得所折衷足以定千古是非之準矣

李文貞曰近看續綱目令人悶絕續綱目三字就不妥何
不云續春秋綱目之有發明後人爲之商榷菴輩自作而
自發明之又讚曰續綱目作而亂臣賊子懼豈不令人破

口况其議論刺謬尤不可言陳洪進獻漳泉二州地正與錢鏐同而尤之曰春秋重死守社稷故貶之春秋諸國愛之天子傳之先君洪進之地誰予之誰傳之耶此例一開是必欲使爲賊者雖已四海清平尙負固拒命殺人盈城盈野力窮勢盡而後就縛始爲合春秋之義耶

紀事編年二體之外又有所謂紀事本末者實亦仿於尙書之每事爲編自袁樞作通鑑紀事本末同時又有章冲之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二人孰先孰後孰剽孰因不可考矣此後如陳邦瞻之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谷

應泰之明史紀事本末高士奇之左傳紀事本末踵事日增遂成不可磨滅之一體蓋紀傳或一事而複見數篇實主莫辨編年或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此體出乃使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了然雖史家之支流實深有裨於學者也

讀史者不可不讀三通雲間陳卧子嘗言人而不讀三通安得謂之通是也自唐杜君卿佑因劉秩政典而廣之爲通典二百卷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博取經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

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爲紀載元元本本皆爲有用之
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馬貴與端臨又從而析之爲文

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以通典八門析爲一十有九而增
以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門共爲二十四門自序謂
引古經史謂之文參以唐宋以來諸臣之奏疏諸儒之議
論謂之獻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贍實過之若鄭漁仲
樵之通志則仿通史之例自爲一書凡紀傳一百四十五
卷譜四卷畧五十一卷紀傳及譜皆勦襲舊史稍爲刪潤
殊無可觀其精華惟在二十畧其氏族六書七音都邑草

木昆蟲五畧爲舊史之所無以矜奇炫博泛濫及之故世有通志畧單行之本各畧中穿鑿掛漏均所不免實未能與通典通考鼎立爲三特其網羅繁富才辨縱橫遂與杜馬兩家聯鑣藝苑今亦莫得而廢之焉

通典上溯黃虞下逮唐之天寶通考則上承通典下逮南宋寧宗至乾隆年間

欽定續三通書成而上下千餘年之事迹始備續通典自唐天寶以後取材於通志通考宋嘉定以後取材於

欽定續通考惟通典以兵附刑今續通典析爲二而篇第

則仍相次。宋白之續通典二百卷久無其書。而此書則繁簡得中。卷數更少。且將突過杜氏原書。何論宋白乎。續通考則輯宋遼金元明五朝事迹。初議於馬氏二十四門之外。增朔閏河渠六書。氏族四門。後因修續通志。以無庸復見。遂輟此四門。仍從馬氏之原目。典核精實。纖悉不遺。可以廢玉圻之舊本。續通志則門目體裁亦一仍鄭氏之舊。惟紀傳折衷沿革有異名而歸一者。有未備而增修者。較鄭氏之因襲舊文。特爲嚴整。二十畧亦蒐羅詳博。考證精核。迥非鄭氏書所能及也。

知古必兼知今讀三通續三通而不知讀皇朝三通則
虛生於明備之朝矣乾隆中

敕撰皇朝通典一百卷八門隸事一如杜氏之舊惟如食
貨典之權酤算緡禮典之封禪前朝弊法一例從刪地理
典以大清一統志爲斷亦不更以禹貢州域紊昭代

之黃圖蓋或革或因具有精義而典章賅備非前代所能
相提並論則亦非前籍所可等量齊觀又皇朝文獻通
考二百五十二卷初亦用二十四門舊目嗣以宗廟考
中附載諸祀於義未安詔增立羣廟考一門爲二十五

門其中子目如田賦增八旗田制錢幣增銀色銀直及回
部普兒戶口增八旗壯丁土貢增外藩學校增八旗官學
宗廟增崇奉 聖容封建增蒙古王公皆以今制所有
而加市糴刪均輸和買和糴選舉刪童子科兵考刪車戰
皆以今制所無而省此其小異者又 皇朝通志二百卷
則刪去鄭氏紀傳而仍原書二十畧之目惟六書則備西
域七音則增三合天文殫歐邏巴之微地理括伊犁河之
外禮本乎官繪之圖樂本乎 御定之律藝文圖繪稽
中禁之秘藏草木蟲魚羅遐方之珍產實皆鄭氏所未及

聞也至三通原書各述其本朝掌故與歷代共爲一書分
綴篇終故文多簡畧今 皇朝三通則專勒一篇式昭
國典當法制修明之代鴻猷善政史不勝書故卷目比原
書有增無減且三通原書不過掇拾舊文裒合成帙而
皇朝則載籍明備端委詳明禮有 大清通禮 皇朝禮
器圖式樂有 御製律呂正義兵有中樞政考刑有 大
清律例地理有 皇輿表 大清一統志滿洲源流考西
域圖志又有會典及則例總其綱八旗及六部則例具其
條目故編輯者事半功倍易成一代之巨觀也

退菴隨筆卷十六
男恭辰補刊
孫儁年侍校

退菴隨筆卷十七

福州梁章鉅蒞林編

讀子

子書真偽相雜醇疵互見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節之足以自立即有出入於聖人者存之亦可爲鑒誠大抵周秦諸家近古之書毋論真偽醇疵均當博收而慎取之兩漢以還皆未免屋下之屋分別瀏覽可矣

唐皮日休上書云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有熟莊列子者亦登於科請去莊列以孟子爲主事不果行宋史哲宗紀

元祐二年詔舉人程試毋得於老莊列子書命題金史選
舉志又載章宗時老子荀揚與經史並出題考試知宋以
前諸子皆與經史並重明以後始漸微耳

梁庾仲容取周秦以來諸家雜記摘其要語爲書名曰子
鈔所錄一百七家惜其書宋後失傳唐馬總就庾書之例
增損之名曰意林凡七十一家今觀所採諸子多今人所
未見惟賴此書之存容齋隨筆載總所引書尙有蔣子譙
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書袁淮正書袁子正論蘇子張
顯析言子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本皆不

載則亦非馬氏原書也

蘇蘇年師曰著述以解經爲要次則論史此皆有軌轍可

尋淺者見淺深者見深可隨其詣力歲時之所至而止若
近人恃其心思筆力動欲自成一子絕迹飛行則談何容

易郝蘭皋

懿行

亦曰子於古又別爲流儒者子思孟子荀

子道者鸞熊老聃關尹莊周陰陽者子韋鄒衍桑邱南父
名者宋鉞尹文惠施公孫捷法者慎到李悝韓非商鞅墨
者尹佚墨翟禽滑胡非縱橫者闕子龐悞蘇秦張儀雜者
孔甲尉繚尸佼淮南農者神農野老宰民汜勝各得旨趣

遞相傳述惟儒與道獨隆然隋唐以後爲之者失其本矣
是豈僅時代爲之限歟古之子書皆竭一生之精力爲之
而其傳也不過數卷秦漢以前之書具在可覆按也今人
聰明才力可用不過二三十年顧此失彼理有同然况有
富貴引於前貧賤迫於後父母兄弟妻子師長朋友束而
縛之介而馳之使不得踰尺寸而遽欲憑一生之精力成
數卷飛行絕迹之書以期必傳於後傳不傳未可知吾謂
其成書之先不易矣

韓公屢以孟荀並舉其推尊揚雄亦過其實司馬溫公及

邵子又謂揚雄過於孟子。曾南豐王荆公至推之爲箕子。後來一被程子黜落。人遂翕然信之。然韓公二十餘歲時。數傳道多一揚雄三十餘歲。送文暢序所述又少一孟子。蓋彼時識見尙未定。到四十歲作原道。便斬釘截鐵云。孟之死不得其傳。至晚年與孟尙書書。復專提出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而於荀揚遂半字不提。起蓋學識與年俱進。如此。然則不待程子。而荀揚早有定論矣。

今所傳孔子家語十卷。題王肅注者。卽王肅所僞撰也。孫頤谷志祖作疏證。抉摘殆無餘蘊。惟所引顏子之言未盡。

獲出處案韓子顯學云自孔子之死也有顏氏之儒則顏子固有書矣宋石經後有書目一碑中列顏子豈史志所不載而世間別有傳本乎胡應麟甲乙剩言載明初朝鮮國會以顏子獻朝議以偽書却之惜無由考其所以偽而此書在彼國亦不再見耳

孔叢子亦偽書其言頗雜並有猥褻之語如子魚諫陳王以陽由近事爲喻鄙俗之至斷非孔氏遺言朱子亦以文氣軟弱疑之後附連叢子亦依託惟自隋志著錄其來已久所綴合者究多聖門緒論故相沿莫之廢焉

諸子之書多與孟子語相出入蓋當時有此成言羣相引
用非孟子採諸子亦非諸子襲孟子也管子法法篇曰規
矩方園之正也何者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園又內言戒篇
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
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
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
老子下篇曰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文子精誠篇曰憂
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樂以
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上德篇曰水之

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墨子兼愛下篇曰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以來未嘗有也非攻中篇曰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又非命上篇曰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荀子議兵篇曰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又法行篇曰夫子之門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止尉繚子武議篇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鶡冠子能天篇曰詖辭知其所離淫辭知其所合詐辭知其所飾遁辭知其所極

曾子一書著錄漢志者十八篇隋志則稱二卷連目錄爲

三卷其篇數異同不可考惟晁氏讀書志所錄二卷十篇與大戴禮合然其書不知亡於何時自宋王暉後各有採輯之本實非曾子原文 四庫所錄卽王暉本分篇標目皆未免自我作古近阮芸臺先生以爲從事孔氏之學者當自曾子始據大戴記十篇爲定本並以盧辨舊注爲宗而博考羣書眾說爲之注釋不但遠勝暉書實子部儒家之冠也王暉又有編輯子思子一卷亦著錄 四庫蓋亦未見晁氏讀書志七卷之本故別作是書其割裂古經強立篇名與所輯曾子相等子思子古無注本其說皆已分

見各經籍中實不賴晁本以傳耳

諸子書以鬻子爲最古然其書有二漢書藝文志道家鬻子說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列子所引鬻子凡三條皆黃老清靜之說與今本不類疑卽道家二十二篇之文賈誼新書所引凡六條與今本所載文格畧同疑卽小說家之鬻子說也然今本雖著錄四庫而提要直疑其僞姑以流傳旣久存備一家耳

管子之文厚重與峭在諸子中別自一格然多後人摹入者如小稻篇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小開篇百里後秦國

之飯牛者穆公舉而相之輕重甲篇稱梁趙戊篇稱代趙皆非其真然諸子率多厲言往往時代隔越不相應莊列爲尤甚如仲尼與孫叔敖市南宜僚言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楊朱遇老子湯臣夏革稱師曠師襄稱鄒衍管子尙不至此南宋韓無咎疑管子爲戰國游士所述者近之

禮義廉恥謂之四維管子之言也賈生亟稱之獨柳子厚著四維論謂廉恥卽義不當列爲四此非知道之言也詩言人有土田汝反有之是不廉也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是

無恥也與管子之言不謀而合矣

鐵圍山叢談載蘇子瞻與子由同入省試有一題子瞻不得其出處子由以筆一卓而以口吹之子瞻因悟出管子則宋時管子亦命題試士矣

暉子居

敬

曰晏子春秋七畧錄之儒家柳子厚以爲墨子

之徒爲之宜入墨家

四庫提要著錄史部崇文總目曰

晏子春秋八篇今無其書今書後人所采掇其言是也如梁邱據高子孔子皆譏晏子三心路寢之葬一以爲逢子何一以爲盆成适蓋由采掇所就故書中歧誤重複若此

而最陋者孔子之齊而晏子譏其窮於陳蔡是也魯昭公二十九年孔子之齊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桓魋欲殺之明年扼於陳蔡絕糧皆在定公十年晏子卒之後今乃於之齊時逆以譏孔子豈理也哉

唐元宗御注道德經分老子道經卷上德經卷下陸放翁題跋云晁以道謂王輔嗣本老子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今此本已久離析然則在宋時已失輔嗣定本矣按賈公彥周禮師氏疏引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邢昺論語疏引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

失顏師古漢書注魏豹傳引老子道經云國家昏亂有忠
臣田橫傳引老子德經云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
王侯自謂孤寡不穀楚元王傳引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
西域傳注引老子德經云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又嚴助
傳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酷吏傳老氏稱上
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
多有又云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注皆以爲老子道經之
言章懷太子後漢書注翟酺傳引老子道經云魚不可以
脫於泉是古人引老子皆以道德分篇蓋晉宋舊本如是

元宗分題不爲無據耳

老子一書著錄漢志而不言其有注隋志以下注者乃繁
焦弱侯老子翼作於明萬曆中所採尙六十四家而弱侯
所未見者不知凡幾以後注者又不知凡幾紀文達師謂
儒書如培補榮衛之藥其性中和可以常餌老子如清解
煩熱之劑其性偏勝當其對證亦復有功與他子書之偏
駁悠謬者迥殊故論述者不絕大約以王輔嗣注爲最古
輔嗣說易論者互有異同至於解老子則正用其所長故
詞義簡遠妙得微契次則焦氏之書亦具有別裁若他家

各以私見揣摩或參以神怪之談或傳以虛無之理或歧而解以丹法或引而參諸兵謀皆可置之不論也

老子之書有最不可爲訓者如云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自此論興而商鞅遂教秦燔詩書而明法令韓非亦以誦書爲亂當世之治其五蠹篇云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迄于李斯竟緣此以亡秦則老子實階之厲也

莊子天地篇引記曰釋文記書名也老子所作史索於封

禪書據樂彥引老子戒經韓子喻老解老二篇及文子書
所述老子語皆今老子所無唐志又有老子西昇入室神
策等經十種然則老子之書不止道德五千言乎

關尹子九篇舊本題周尹喜撰著錄漢志而隋唐志皆不
載知原書久佚今本蓋唐以後人所偽託然頗有理致有
文采猶解文章之方士所爲也

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爲戰國時老師故太史公作傳論次
諸子獨以孟荀相提並論其書大旨在崇禮而勤學惟其
中有尤爲後人詬厲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

伯厚謂韓詩外傳所引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
爲其徒韓非李斯之流托其師說以毀聖賢者其實子思
孟子後來論定爲聖賢耳在當時固與荀爲曹偶是猶朱
陸之相非不足訝也性惡之語宋儒尤交口攻之不知孟
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爲善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爲惡特
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故力言性之不可恃當
勉力於先王之教則其大旨仍不謬於聖人其實謂性惡
則無上智謂性善則無下愚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
偏至之論特孟子偏於善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趨乎下

風由憤時疾俗之甚不覺其言之也偏耳

紀文達師曰荀子言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
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
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
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其別白偽字甚明楊倞注亦
曰偽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偽故偽字人
旁加爲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爲真偽之偽遂譁然掊擊謂
荀卿滅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觀其全書卽性
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

謝東墅

塘

曰荀子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恥爲游說縱橫之習故國策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爲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爲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又豈在孟子下哉

楊倞注荀子序稱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倚挈

當世撥亂興治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云云今考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反多缺佚如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貴玉賤珉語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卽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楊氏所謂羽翼六經者非虛語矣楊注多存古義而舛誤亦所不免舊有元刻纂圖互注本未能是正近謝東墅盧抱經合爲輯

校刊本以行則荀書之最善本也

墨子舊題宋墨翟撰漢志隋志皆同今考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也紀文達師曰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公送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爲墨蓋得其真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爲篤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嗇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

偶閱近人雜著中

丹徒法氏

有極詆墨荀二子者雖刻深而其

理則正讀墨荀二書者亦不可不知也其言曰墨子薄葬
一篇雖足以矯當時之弊而獨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
是視父母如陌路汨倫沒序莫此爲甚遵此立教流害何
窮荀子性惡一篇亦大悖於理卽謂所論者氣質之性原
與孟子所論天命之性不同而其篇中並未剖論明白且
儼然與孟子爲敵則是其於源流處本未通徹守此偏僻
流弊將不可勝言亦何必待李斯之敗而後定其學術之
不正哉吾人今日讀此二書或取其詞義之精或取其制
用之備

如墨子城守等篇是

其次采擷英華詮釋古奧同莊列穆天

子傳等書存之以資博覽正如彝鼎圭璧瑕瑜原不必相掩剝蝕紫翠彼此亦無足相妨也乃先達之士必欲曲爲

之說言荀子所論氣質之性雖謂性惡無礙

謝金圃學使刻荀子有此

語言墨子所用者夏制其道得之於禹實爲賢於後儒

孫淵

如太史校墨子有此說

不知荀子根本未清墨子汨沒天秩此皆不

可翻之案誠恐當世鄙生後世瞽儒震而驚之推而廣之以爲某氏曾有此說其教將復充塞涓涓不絕遂成江河故不可以不辨也

梁曜北曰楊朱之書不著漢錄案列子有楊朱篇此必朱

所作誤合於列子爾劉向言此篇惟貴放逸與力命篇乖背不似一家書斯正誤合之驗而其書恐不止此淮南汜論云兼愛尙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以墨書兼愛尙賢諸篇例之疑全性保真是楊朱篇名且疑楊有非墨之篇猶墨之有非儒矣莊子天下篇稱墨子爲經楊子無是稱也呂不韋載墨家授受特詳則當時墨尤橫於楊故其書特傳耳

呂氏春秋舊本題素呂不韋撰考史記文信侯列傳實其

賓客之所集也不韋人不足道而是書哀合羣言據儒書者十之八九參以道家墨家之近理者十之一二故較諸子爲近醇其書或稱呂覽者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言呂不韋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故太史公自序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蓋舉其居首者名之然今本實以十二紀八覽六論爲序十二紀各以月令爲首篇此春秋之所由名故漢志但稱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不稱呂覽鄭康成注禮記禮運篇亦云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據此則漢以來皆

以呂氏春秋爲正名至於行文之便則容有不拘耳高誘
注訓詁簡質於本書亦多所糾正但如共伯得乎共首及
張毅單豹事均出莊子乃於共伯事則曰不知出於何書
於張毅單豹事則引班孟堅幽通賦豈竟未見漆園之書
耶近畢秋帆尙書有校正本蓋蒼萃盧抱經錢竹汀孫詒
穀段懋堂孫淵如洪穉存梁曜北諸家之說而參訂審正
之呂氏春秋爲學者所必讀之書畢氏此書允爲讀呂氏
書之善本舉從前各舊本皆可聽其覆瓿矣

畢秋帆曰六經以後九流競興雖醇疵有間要皆有爲而

作其著一書專覬世名又不成於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實始於呂不韋而淮南內外篇次之然淮南王後不韋幾二百年其採用諸書能詳所自出者十尙四五不韋書在秦火以前故其采綴原書類亡不能悉尋其所本如至味一篇皆述伊尹之言今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不韋所本當在是又上農任地辨土等篇述后稷之言與亢倉子所載畧同則亦周秦農家者流相傳爲后稷之說無疑他如采老子文子之說亦不一而足是以其書沈博絕麗彙名法之旨合儒墨之源古今帝王天地名物之故悉萃篇

中後人所由探索而靡盡歟

淮南子漢志列之雜家作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
顏注云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今所存者二十一篇則內篇
也西京雜記言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
也言大明禮教鴻烈之義一見於本書要畧訓而高誘敘
中亦言講論道德總敘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故內篇
亦有稱淮南鴻烈解者誘又曰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
名之淮南藝文志亦向歆所述是當時品題淮南不必稱
子直至隋志始題淮南子也本有許慎高誘二家注今許

注散佚高注僅存又多爲後人所妄改此書舊無善本近

武進莊遠吉始從道藏本校刊自敘謂與錢別駕姑程文

學敦孫編修星衍參互考訂而成世頗稱之然王懷祖別

有校本則謂莊氏所刊藏本實非其舊有藏本是而各本

非者多改從各本其藏本與各本同誤者一概不能釐正

更有未曉文義而輒行刪改及妄生異說者竊恐學者誤

以爲藏本而從之則新刻行而舊本愈微故不得不辨云

云今當取王氏校本與莊本互勘則莊本罅漏自出而王

本研究之精亦自見耳

淮南一書以天文訓爲最與博後世陰陽五行之說多祖述於此高誘未諳術數故於此篇注尤簡畧近嘉定錢漑亭塘有補注其世父竹汀謂可上窺渾蓋宣夜之原旁究堪輿叢辰之應蓋亦讀淮南書者之一助矣

莊子繕性篇云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蒙蔽之民莊子所謂俗學卽孔門之博學所謂俗思卽孔門之慎思然則所謂復初其非吾儒之復初審矣故又曰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此說行於是禪家有

面壁之功儒者亦衍爲良知之派內莊而外孔又由莊而
入禪徒取便於後世才力淺弱不能文不能博之人而孔
門之旨愈晦矣

莊子之書離道似遠而實近朱子言莊子才高如老子其
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
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明焉敢如此道胡五峯
宏謂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讀之不爲無益若篤行
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真實妙義不可推而
行也此論最爲平允亦可爲讀莊子之法若如王坦之著

廢莊論而其論卽多用莊語豈不自相刺謬乎不亦甚不
列子先於莊子而書獨後出書中有列禦寇以後事故柳
子厚列子辨謂其經後人增竄高似孫子畧遂以爲莊子
寓言並無其人據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知當日實有列
子其人特其書爲門人所追記耳此書又名冲虛至德真
經者天寶初詔號莊子爲南華真經列子爲冲虛真經文
子爲通元真經亢倉子爲洞靈真經見唐書藝文志宋景
德中加至德二字見晁氏讀書志故後人合以爲號耳
列子天瑞篇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

知不生於彼輪迴之說蓋出於此又仲尼篇言西方有聖者又言西極之國有化人尊佛之言蓋始於此

文子漢志亦列之道家注云老子弟子或以爲計然者誤也柳子厚稱其多竊取他書爲之要是唐以前古本故唐代與老莊列並重今四庫有林道堅所撰文子續義宣通疑滯勝舊本多矣慎子之學近乎釋氏而漢志列之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以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爲治然法有不行勢不

能不以刑齊之黃老之爲申韓此其轉關乎

公孫龍子漢志列之名家原書十四篇今只存六篇大旨欲綜覈名實而務恢詭其說堅白異同之辨實足以聳動一時故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秉卽龍也孔叢子謂其詞勝於理誠有之而陳振孫以淺陋迂僻擯之則非矣

鬼谷子漢志不著錄隋志列之縱橫家舊本皆題周鬼谷子撰唐志則以爲蘇秦撰按道藏目錄鬼谷子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而史記蘇秦列傳言蘇秦師事鬼谷先生又

有簡練以爲揣摩期年揣摩成三語而鬼谷子適有揣摩
一篇遂附會其說實無所據也原書十四篇今只存十篇
高似孫子畧稱其一闔一闢爲易之神一翁一張爲老氏
之幾出於戰國諸人之表誠爲過譽宋潛溪則詆爲蛇鼠
之智且謂其文淺近不類戰國時人又抑之太甚惟柳子
厚以爲言益奇則道益陋差得其真近秦敦夫思復謂蘇
秦得其緒餘卽掉舌爲從約長真縱橫家之祖蓋術旣奇
變文復詭偉要非後人所能託秦敦夫曾從道藏中錄出
陶宏景注本梓行之其書益顯矣

尸子原書二十篇漢志列之雜家所謂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今書久佚孫淵如有輯本二卷謂可與經傳相發明

鷓冠子漢志注云楚人居深山以鷓爲冠翟晴江涉獵墮筆云後漢書續輿服志鷓者勇雉爲武冠處士山林談道無端而效武夫之服且卽以爲名亦何義哉此鷓字恐鷓字之誤漢書五行志注引逸周書云知天文者冠鷓冠以鷓鳥能知天晴雨也禮家謂之術士冠鄭子臧好聚鷓冠見殺必以其聚術士恐謀不軌也今鷓冠子書皆述三才

變通其篇目有天則天權能天以及環流王鈇泰鴻泰錄
等篇率多談天之語則以鷓鴣爲字形相似而譌者近之
其書見稱於劉仲和初以爲鷓冠綿綿亟發深言又見稱
於韓文公謂其言施於國家功德豈少獨柳子厚詆爲鄙
淺然自六朝至唐劉仲和最號知文韓文公最號知道二
子稱之則他家之論不足爲典要矣

亢倉子卽莊周所謂庚桑楚其書九篇則唐宜城人王士

元所撰

七修類稿
作土源誤

士元作孟浩然集序嘗自言之舊本竟

題周庚桑楚撰者妄也書凡九篇蓋亦雜綴古書爲之故

中多奇字惟稱荆君熊圉欲拜亢倉子爲亞尹楚官之亞尹有無不可考而自春秋至戰國楚君實無名熊圉者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也

子華子不見前錄馬氏通考引朱子及晁氏周氏陳氏皆極論其僞按呂氏春秋貫生先己誣徒明理知度各篇俱有引子華子語今分見於各篇中知秦以前原有其人著書久佚此本乃後來僞託耳其書雖稍涉蔓衍而理致文采尙有可觀故四庫提要謂辨其贗則可以其贗而廢之則不可至子華子之名高誘注但以爲古體道人或云

魏人而作僞者乃嫁名於程本則不知所據矣

尹文子一卷漢志列諸名家其大旨在指陳治道欲自處

於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故立說在黃老申

韓之間

鄧析子一卷凡無厚轉詞二篇與漢志所載合列子言子

產作竹刑鄧析數難之子產執而誅之而劉歆奏上其書

則曰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子太叔嗣爲政定公八年太叔

卒駟黷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列子誤矣

其書大旨亦在黃老申韓之間而以勢統於尊事覈於實

爲主於法家爲近故竹刑爲鄭所用也

商子本二十九篇著錄漢志至宋佚其三篇今有錄無書者又二篇其開卷第一篇卽稱秦孝公之諡則顯非鞅所手著殆法家者流掇拾鞅之緒論以成是編耳

韓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與漢志及阮孝緒七錄相合據史記本傳則韓非著書當在未入秦之前而史記自敘乃有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之語未免兩歧史家駁文不足爲據其詞峻厲刻深與商子相埒遂爲法家之祖

近人多以文中子爲僞書遂並疑爲無其人蓋因隋唐史

不爲立傳且稱述之者鮮也案唐書王勃傳云勃尤喜著書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尙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又王績傳云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傲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唐書兩傳所言如是豈非一大證據又李習之集有讀文中子皮襲之司空表聖皆有文中子碑惟韓文公推尊荀楊偶不及仲淹

耳又焉得以爲全無稱述之者乎朱子於文中子推許甚
至謂不特荀揚不足比卽韓公尙不如他懇惻有條理今
世人將他與揚雄並斥爲其擬經耳

紀文達師曰中說非王通撰蓋其子福郊福時所依託其
中字字句句刻畫論語師弟亦互相標榜自比孔顏蓋後
來聚徒講學之風亦自是始也

謝梅莊曰或問先儒疑文中子謂隋殿無太極之名通與
關子明李德林薛道衡無相見之理房杜李魏諸公非及
門之人然乎曰己不足而借重於人其咎小學不正而貽

禍於世其咎大孔攻異端孟距楊墨中說則袒護二氏合
三教而一之是孔孟之罪人也其他又何辨焉
子書雜家最多而有數部不可磨滅之書必須專讀者如
班固之白虎通義顏之推之家訓王應麟之困學紀聞顧
炎武之日知錄皆當家有其書白虎通義本考訂經義之
書而其說不免兼涉讖緯顏氏家訓實爲世道人心起見
而歸心等篇深明佛法非專以儒理立言故四庫皆不
列之儒家而入之雜家困學紀聞包羅宏富證據精博宋
以來說部莫之或先閻百詩何義門皆有評本近刻愈多

而以翁方伯

元圻

之集注爲最詳備日知錄則積三十年

之功始定三十二卷之稿於經史之疑義政事之得失皆

能擇精而語詳鄭蘇年師最服膺此書謂坐而言可起而

行誠非過譽今人以閻百詩之潛邱劄記相提並論然閻

書精博有餘而條理不足似是未成之稿本

潛邱劄記有二本閻之孫

學林所刊者最糅雜無端緒山陽吳玉搢所編次者眉目稍清

較之顧書瞠乎後矣

王充論衡 四庫亦列之雜家紀文達師謂充生當漢季

憤世嫉俗作此書以勸善黜邪訂譌砭惑大旨不爲不正

然激而過當至於問孔刺孟無所畏忌轉至於不可訓

瑕瑜不掩當分別觀之按昔人以論衡爲枕中秘名流頗重其書惟其議論支離文筆冗漫實不類漢人所爲故余每竊疑其贋作近閱杭大宗世駿集中有論王充一篇直指其自譽而毀祖父爲不孝又引陳際泰誠子書至以村學究刻畫所生其端實自王充發之云云則所論尤爲嚴正又不在區區文字之間矣

古時無類書故研京鍊都必多歷年所而後成而一出遂至於紙貴今人有大製作皆有類書可憑惟作者轉相裨販陳陳相因不可不擇善本而用之類書亦子部之一門

今以唐歐陽詢之藝文類聚虞世南之北堂書鈔徐堅之
初學記三書爲最古惟虞書多摘錄字句而不盡注所出
然所引究多古書歐徐二家則援據旣博體例復精均可
爲類書之祖本繼此作者則以宋李昉等之太平御覽王
欽若等之冊府元龜祝穆之事文類聚王應麟之玉海爲
巨觀今村塾通行之本惟知有事類賦廣事類賦兩書然
徐淑之書彙括簡要尙爲近古華希閔之書雖曰廣淑所
未備而精博則遠遜之至我朝康熙間

御定淵鑿類函分類字錦子史精華佩文韻府駢字類編

五書出而一切類書悉已包括無遺矣

文獻通考

宋尚書省

文獻通考

尚書省之書製亦論要尚書及古華帝閱之書雖曰遺或

可贈今林華嚴計之本華映育連融類選集類類善然

趁苦茶之冊和元融類類之專文融張王忽繼之王城

融融書之師本融也并普限以宋李如善之太平融賢王

然也師矣之古書類新二案限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

融融融三書融融古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融

退菴隨筆卷十七

藝文叢書

男恭辰補刊
孫儁年侍校